

DE17/19

〔清〕金雍 集
施建中 隋淑芬 整理校订

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

北京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75747

1175747

序

廖仲安

金圣叹，在解放前可以说是一个天下闻名，妇孺皆知的人物。因为那时大家所读的《水浒传》和《西厢记》都是金圣叹所批的《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版本。到今天，金圣叹又成为我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界争论得很热烈的一位文学批评家了。目前，争论的焦点仍然是集中在金圣叹对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态度上面。至于争论中哪一种论断更为正确，这不是我这篇序言所要回答的，这里，我只想说明：无论争论各方意见如何分歧，但大家都一致承认他是一位影响很大的文学批评家。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部《金圣叹选批唐诗六百首》，过去虽然不象他批的《水浒》《西厢》那样得到广泛的流传，但也算得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唐诗选本，也是一部金圣叹从不同角度发挥自己文学批评观点的著作。这部书，过去曾以《贯华堂选批唐才子书七言律》的名目流传书肆，但贯华堂乃是金圣叹的朋友韩住（字嗣昌）的书堂名，金圣叹评刻《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时曾经借用其名，但他后来评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就不再借用了。所以我们就改用现在的这个书名。

这部书的序言写于清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这正是他因“哭庙案”被杀的前一年。他被杀前所写的《绝命词》说：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这第三句所说的就是这部唐诗的批选本。此书选录了从初唐杜审言到五代僧人栖一共一百四十五人的七言律诗共六百多首。

按某一二种诗体编选唐诗，风气由来已久。南宋中期，洪迈曾编录《万首唐人绝句》进呈御览。元初又有传说是元好问编选的《唐诗鼓吹》，选录唐人七律六百余首。与此同时，又有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选录五七言律诗。以后研究唐诗和杜诗的人，陆续编选了许多唐诗，杜诗的分体评选本。因为过去的人读诗往往从创作的需要着眼，分体的选本有便于揣摩前人诗歌创作的技巧。金圣叹选批这部诗也同样着重于揣摩唐人七言律诗的种种谋篇布局，起承转合的模式。

金氏此书显然曾经参考过《唐诗鼓吹》，最明显的共同点有三：第一，都是专选七律；第二，总数都是大约六百首；第三，都不选杜甫的七律。杜甫的七律本是唐人七律的最高典范，但元好问已别有《杜诗学》之著作，金圣叹也别有《杜诗解》。可见两书皆因尊杜而不选杜。如果再作深入的比较，两书都以李商隐、许浑为重点。《鼓吹》选李商隐七律三十四首，金氏选二十九首，两家相同选目为八首；《鼓吹》选许浑七律三十一首，金氏选三十三首，两家相同选目为十六首。其他如同重杨巨源，同重杜牧之，同重吴融，同重韦庄，也并非偶然巧合。

清钱谦益《唐诗鼓吹注序》说：“三百年来诗学之受病深矣！馆阁之教习，家塾之程课，咸禀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耳濡目染，镌心剋骨。学士大夫生而堕地，师友熏习，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亘于藏识之中，迨其后时，知见日新，学殖日积，涸盘起伏，祇足以增长其邪根缪种而已矣！嗟夫，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¹又从而判断之曰：此为妙悟、彼为二乘；此为正宗，彼为羽翼。支离割剥，俾

唐人之面目蒙翳于千载之上，而后人之心眼沈锢于千载之下，甚矣，诗道之穷也。荆公、遗山之选，未必足以尽唐诗，然是二公者，生于五六百年之前。其神识种子皆未受今人之熏变者也，由二公之选，推而明之，唐人之神髓，气候，历历具在；眼界廓如也，心灵豁如也，使唐人得洗发其面目，而后人得刮磨其障翳，三百年之痼疾，几其霍然良已也。则以二公为先医可矣。”钱谦益的这一段评论《唐诗鼓吹》的话，也大体可以移用于金圣叹，因为金氏此选本，虽比《鼓吹》多增加了一些初盛唐七律，但初盛时期，本是七律创始时期，各家所作数量俱不多。所以中晚唐七律仍占大多数。兴高榘、前后七子孤立片面地强调“诗必盛唐”，面目完全不同。

金圣叹的选诗确有与一般选本不同之处。如选元稹的七律，没有选当时广为传诵的《遣悲怀》三首，而选《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望外更何求？”虽《遣悲怀》写贫贱夫妻的真实生活，感人甚深，未入此选，不无遗憾。但有了这首自夸妻荣夫贵的诗，我们总算知道元稹晚年浮华庸俗生活的一面。清人龚自珍的诗说：“文格潮界庸福近”，可算是一条带普遍性的规律，元稹、白居易亦难逃例外。又如选李嘉祐诗《早秋京口旅泊赠张侍御》：“移家避寇逐行舟，厌见南徐江水流。吴地征徭非旧日，秣陵凋弊不胜秋。千家闭户无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只有同时驱马客，偏题尺牍问穷愁。”又《自苏台至望亭驿，人家尽空，春物增思，怅然有作，因寄《弟纾》》：“南浦菰蒲覆白蘋，东吴黎庶逐黄巾。野棠自发空流水，江燕初归不见人。远树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独伤春。那堪回首长洲苑，烽火年年报虏尘。”这两首诗是写李嘉祐在江南一带亲见的袁晁起义时期的农村情景。“东吴黎庶逐黄巾”，写出农民都跟着袁晁的起义队伍走了。“移家避寇逐

行舟”，是写官绅们坐着船到外乡逃难。金圣叹批语说：“《韩非子》云：‘矢来有乡，则一铁足以备之；今且矢来无乡，当不免为铁室’。此‘移家避寇逐行舟’之七字，正复相似也。夫寇从南来，斯北避可也；寇自北来，斯南避可也。乃今南北东西，寇来无乡，然则不免移家入舟，团团摇转，终食之顷，濒死数十。此其仓卒窘迫，固非未经乱人之所梦见也。”这已不仅是解唐诗，而是借说诗而大讲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时，他在苏州所过的风声鹤唳的逃难生活。

金圣叹既然专选七律，他的批语自然要从七律的形式技巧方面发表不少议论。他认为：“诗莫盛于唐，唐诗莫盛于律。”“唐诗之律字，此为法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唐人之有律诗之云，则犹明人之有制义之云也。”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当然还可以讨论。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他非常注意诗的形式问题。在他看来，“唐之律诗，非独一时之结构也，是固千圣之绝唱也，吐言尽意之金科也，观文成化之玉牒也。其必欲至于八句也，欲其纲领之昭畅也。其不得过于八句也，预防其芜秽之填厕也。”换言之，就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他强调一首诗的整体性，起承转合的必然性。他嘲骂那些看七律只重中间两联的人，好像穷措大夸贵家酒席，只记得“一碗是东坡之猪，一碗是右军之鹅，一碗是鲁望之鸭，一碗是张翰之鲈。”酒席的首尾都说不出来。我们还要指出，他除重形式之外，还在序言里正面发挥了诗之出于自然的理论：“夫诗之为德也大矣，造乎天地之初，贯乎终古之后。绵绵暧暧，不知纪极，虚空无性，自然动摇。动摇有端，音斯作焉。夫林之风戛而籁若笙竽，泉以石碍而淙如钟鼓。春日照空而花英乱发，秋凉荡阶而虫股切声。无情犹尚弗能自己，岂以人而无诗也哉？”这篇序言，实际是来自《文心雕龙》的《原道》《物色》等篇。有人把金圣叹的文艺观点和刘勰的观点完全对立起来，并不符合实际。

当然，这本书也象金圣叹的其他著作一样，一方面有独特的见解，启人神智，另外也有不少可笑的话头。例如解王维诗“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偏要说上句是“上畏天眷”，下句是“下恤民岩(?)”，大杀风景。又如批高适《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诗，本来只是同情安慰两个被贬谪的朋友，金圣叹却偏要引入一篇“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大议论，让人觉得牵强无味。

施建中、隋淑芬同志这部校点本，用了四种版本作精心的校勘，并且对照《全唐诗》，指出其中一些错误。这对读者是大有帮助的。对多数读者来说，还要说明一点，金圣叹此书着重在选和批，所以对诗的词语典故的注释每多忽略，因此，在读这个选批本之时，最好同时参照其他有注释的唐诗选本或别集。这样既能帮助我们领会金氏批语的丰富内容，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金氏批语的主观随意，误解原作之处。

一九八七年十月

前 言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系清初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人瑞）作、其子雍所集。金圣叹先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应儿子雍之请，选讲唐人七言律诗。在二个月七天的时间里，他说诗近六百首。金圣叹先生以其奇特的“分解”方法，对唐人七言律诗进行分析、批评、论说。他把七言律诗分为前、后两个部分，称之为“前解”、“后解”。在“解”中，抒发他的感情、诗评和文学见解。金圣叹先生的“解”，独具只眼，不乏高见卓识，读他的选批本，对我们学习、研究和欣赏唐诗是有启发的。但“解”中也有偏颇主观和牵强附会之处，阅读时应予注意。

为便于读者了解金圣叹先生的生平，今选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中之《金圣叹先生传》和蔡巧因《清代七百名人传》中之《金人瑞》附于后。

金圣叹先生选批的唐才子诗，我们见到的版本有：

清刻本《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八卷，清金人瑞选批，金雍集，六册；

清刻本《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八卷，清金人瑞选批，十二册；

清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社石印本《唐才子诗集》，八卷，金雍集，八册；

上海有正书局铅印本《圣叹选批唐才子诗》，七卷附圣叹尺牍，金圣叹选批，金雍集，六册。

两种清刻本大致相类，国学扶轮社石印本与有正书局铅印本

差别也不大，但都不无差错。今以六册清刻本为底本，用有正书局校订，进行整理。对于金圣叹先生所选唐诗原文，还采用中华书局点校本《全唐诗》来校订。

我们的校理工作，主要是：清刻本和有正书局铅印本中的错别字，一般多笔少画的，改正后不再另行注出，但影响文意的，改正后在注中加以说明；金圣叹先生在选诗过程中弄错作者之处，核查《全唐诗》后，于注中说明，但不再改正，以保持原书的体例，望读者留意；唐诗原文有不同之处，一般也不改，只在注中说明一下，以不乖金圣叹先生的“分解”。文中繁体字、异体字和古体字，一律改为今体和简化汉字。

在校理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图书馆姚炜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张荣海同志在版本上的帮助，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失误一定不少，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施建中 隋淑芬

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卷一 圣叹外书	1
卷二 鱼庭闻贯	5
卷三 诗目	37
卷四上	66
卷四下	127
卷五上	183
卷五下	232
卷六上	283
卷六下	338
卷七上	388
卷七下	438
卷八上	483
卷八下	536
附录:	
廖燕: 金圣叹先生传	590
蔡丐因: 金人瑞	592
后 记	595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之一

圣叹外书

顺治十七年，春二月八之日，儿子雍强欲予粗说唐诗七言律体。予不能辞。既受其请矣，至夏四月望之日，前后通计所说过诗可得满六百首。则又强欲予粗为之序，予又不能辞也，因复序之。序曰：夫诗之为德也大矣！苞乎天地之初^[1]，贯乎终古之后，绵绵暧暧，不知纪极，虚空无性，自然动摇，动摇有端，音斯作焉。夫林以风戛而籁若笙竽，泉以石碍而淙如钟鼓，春暘照空而花英乱发，秋凉荡阶而虫股切声。无情犹尚弗能自己^[2]，岂以人而无诗也哉？离乎文字之先^[3]，缘于怊怅之际^[4]，性与情为挹注，往与今为送迎。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歎焉善逝，于是而情之所注无尽，性之受挹为不穷矣。其为状也，既结体以会妙，又散音以流妍，初吐心以烁幽，转附物而起耀。其坚也洞乎金石，其轻也比于丝簧，其远也追乎鬼神，其近也应于风雨。斯皆元化之所未尝陶钧，江山之所不及相助者也。盖是眉睫动而蚤成于内，喉咯转而毕写于外。彼岂又欲借挥洒于笔林，求润泽于墨江者哉？苍帝未生，有绳无字，黄钟先鼓，展气应律，律之所应，讴吟遍野。于是卬角孺子，荷蓑笠而长谣；旧袖女儿，置懿筐而太息。太息之声，即是孔圣之所莫删；长谣之语，乃为卜氏之所伏读。固不待解绳而撰字，贯字以为文，夫而后托肺腑于音辞^[5]，树芳馨于文翰者也。三百之目，传乎泗水，始关终挹，各分章句。章句之兴，所由来矣。章者，段也。赤白曰章，谓比色相宣，则成段也。斐然成章，亦言成段则可观览也^[6]。为章于天，畜其成段，非散非迭也。句者，勾也，字相勾连，不得断

也。又言连字之尽^[7]，则可勾而绝之也。夫花本依于萼跗，而花有辘辘之千重。晕特托于云河，而晕有熊熊之万状。由来妙舞回风，必有缀兆之位。清歌流尘，不失抗坠之节。此固凡物之恒致，而非学士之雕撰矣。先师崛起，众称大匠，虽由独秀，实妙兼通。兼通者，先师之才；独秀者，先师之道。才非道，固无酝酿；道非才，亦难翱翔。此譬如大海必潜大龙，而亦不让鱼虾；大山必称大材，而亦旁罗莎藟者也。况其周流天涯，曾与万变徘徊，迨于退老故乡，复遭四时侵逼，因而随物宛转。既各得其本情，加之纵心往还，遂转莹其玄照。由是而手提劈岳之笔，笔濡溢海之墨，墨临云净之简，简作参天之书。而亦曾不出于静女天天之桃花，征人依依之杨柳，黄鸟嚶嚶之小响，草虫趯趯之细材者，此固其所也。是故，其篇有几章，章有几句，而止换一字，其余全同者，初吟则恐郁陶，更端始当条畅也。其篇有几章，而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又全不同者，求伸固只一理，难伸遂仗多言，先欲置理以横断，既仍转言而得达也。又有几章全同，而一章独异者，或情文相缠，而遽吐麤焰，或弥缝久之，而终露廉锷也。又有章句全异，而未句必同者，众音繁会，而适期悦耳，膏芴齐化，而意在甘口^[8]，口之所甘，耳之所悦，乃在于斯，则不自觉忽忽乎其屡称之也。凡此者，虽非出上圣元始之手，实已经上圣珪璋之心。正如离离夜灯，既托昭昭白日，则固铿锵洪钟，非复铮铮细响。况此又直九合十五诸侯，会星弁以对敷一人，匪特三顾七十二子。持丹漆以流通万世，则其命为学术之奥区，尊曰王人之鸿教，腾跃于《离骚》、《乐府》之上，彪炳于《大易》、《尚书》之间，堂堂乎独自成经，其谁谓不宜哉？自是而降，屈宋变响，沿流相传，汉魏不绝。汉自河梁而外，实有枚叔、傅仲，魏当建安之初，并称王、徐、应、刘，其余又有嵇、阮，清峻而遥深，左、陆，析文以雕采。吾尝闲访乎翰墨之林，固亦窃骇于龙鸾之多也。然而王迹歇矣，风人不存，即有荣华，何关制

作。惜乎停云妙笔，尚嗟其狂狷不及受裁也已，岂况玉树新声，乃欲与风雅居然接轡者也。〔9〕天不丧文，聿挺大唐，斨斧乍息，人文随变，圣情则入乎风云，天鉴则比乎日月，帝心则周乎神变，王度则合乎规矩。于是乘去圣之未远，依名山之多才，酌六经之至中，制一代之妙格。选言则或五或七，开体则起承转收。选言或五或七者，少于五，则忧其促，多于七，则悲其曼也。开体起承转收者，先欲其如威凤之树耀，继欲其如祥麟之无迹也。当其时也，上自殿廷，下行郡县，内连宫闕，外涉关河，以至山阿蕙帐之中，破院芋炉之侧，沧江蓬舟之上，怨女锦机之前，固无不波遭风而尽靡，山出云而成雨矣。夫诗之为言诘也〔10〕，谓言之所之也；诗之为物志也，谓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于无邪，此孔子之法也。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无邪，此则郑卫不能全删，为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遵于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权，而使心之所之必于无邪，言之所之亦必于无邪。然则唐之律诗，其真为三百之所未尝有也。夫圣者，天之所命以斟酌群言也；王者，天之所命以总一众动也。圣人之事，王者必不能代；王者之事，圣人必不敢尸。然而孔子之时，世无王者，则孔子固于斟酌群言之暇，亦既总一众动矣。如哀周东迁，而奋作《春秋》，是也。大唐之时，世无孔子，则大唐固于总一众动之便，亦遂斟酌群言矣，如怨隋浮艳，而特造律体，是也。故夫唐之律诗，非独一时之佳构也，是固千圣之绝唱也，吐言尽意之金科也，观文成化之玉牒也。其必欲至于八句也，甚欲其纲领之昭畅也；其不得过于八句也，预坊其芜秽之填厕也。其四句之前开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献岁发春，而三四如孟夏滔滔也。其四句之后合也，文之终依于情，五六如凉秋转杓，而七八如玄冬肃肃也。故后之人如欲豫悦以舒气，此可以当歌矣；如欲怆快以疏悲，此可以当书矣；如欲婉曲以陈谏，此可以当讽矣；如欲揄扬以致美，此可以当颂矣；如欲辨雕以写物，此可以当赋矣；如

欲折衷以谈道，此可以当经矣。何也？三百犹先为诗而后就删，唐律乃先就删而后为诗者也。

《大易》学人金人瑞法名圣叹述撰

学人顾祖頌孙闻校过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之一终

校勘记

- [1] “苞”字，有正书局本作“造”。
- [2] “已”字，有正书局本作“己”。
- [3] “先”字，有正书局本作“间”。
- [4] “缘”字，有正书局本作“极”。
- [5] “托”字，有正书局本作“舒”。
- [6] “揽”字，有正书局本作“览”。
- [7] “连”字，有正书局本作“文”。
- [8] “甘”字，有正书局本作“其”。
- [9] “也”字，有正书局本作“耶”。
- [10] “诂”字，诗字之古文，有正书局本同。

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之二

圣叹外书

鱼庭闻贯^[1]

男雍释弓集撰^[2]

雍既于今年二月吉日，力请家先生上下快说唐人七言律体，得五百九十五首，从旁笔受其语，退而次第成帙矣。既复自发敝篋，又得平日私钞家先生与其二三同学所有往来手札，中间但有关涉唐诗律体者，随长随短，雍皆随手割截，去其他语，止存切要，都来可有百三四十余条。今拣去其重迭相同者，止录得三十余条。又概括先生居常在家之书，其头上尾后，纸有空白之处，每多信笔题记，其凡涉律体者，又得数十余条。又寒家壁间柱上，有浮贴纸条，或竟实署柱壁，其有说律体者，又得数十余条。一一罗而述之，亦复自成一卷。既不敢没先生生平勤勤之心，又思从来但有一书之前，必有凡例一通，今亦于义为近，因遂列之于首也。

松树子便已如法种讫，今初离立如人也。诚得天假第二十年，无病无恼，开眉吃饭，再将胸前数十本残书，一一批注明白，即是无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龙鳞岁月哉！谢谢！尊教讽弟书注当以《世说》刘孝标为最胜者，此语人所同习，弟岂不闻！但弟今愚意且重分解，分解本是唐律诗中一定平常之理，何足哓哓多说！特无奈比来不说既久，骤说便反见怪，故弟不避丑拙，试欲尽出唐人诸诗，与之逐首分之。然则先生谓弟与唐人分解则可，谓弟与唐人注诗实非也。王摩诘十二首先驰览，愿洞照愚意之所存。其辞则皆儿子之所笔受，最似荒略，宜应稍加润泽，然

而弟意则都不在此。(《答王道树学伊》)

昨道树有手札，微讽弟注书应如刘孝标。昔李北海以其尊人诤善所注《文选》，未免释事忘义，乃更别自作注，一一附事见义。尊人后见而知不可夺也，因而与己书两行之。^[3]今弟亦不敢诋刘之释事忘义，亦不敢谓己之附事见义^[4]。总之弟意只欲与唐律诗分解。解之为字，出《庄子·养生主》篇，所谓解牛者也。彼唐律诗者有间也，而弟之分之者无厚也。以弟之无厚，入唐律诗之有间，犹牛之谔然其已解也。知比日选诗甚勤，必能力用此法。近来接引后贤，老婆心热，无逾先生者，故更切切相望。(《与徐子能增》)

承谕欲来看弟分解，弟今迭塞前户^[5]，未可得入。先曾有王摩诘十二首在道树许，或可索看。所以先呈道树看者，道树与弟同学三十年，其英分过第十倍，又且知弟最深，爱弟最切，弟有不当，能面诤之^[6]，昨亦恐有不当，欲其面诤，故特私之也。今如索得，看有不当处，便宜直直见示。此自是唐人之事，至公至正，勿以为弟一人之事而代之忌讳也。(《答徐子能》)

法师常说比丘入定相貌，弟子目今与唐律诗分解，恰恰正如其事。盖比丘入定，必须奋迅而入，出则必须安庠而出。今律诗之一二，正是其奋迅；三四，正是其深住定中；五六，正是其安庠求出；七八，正是其已出定来也。^[7]盖一二如不奋迅，即三四决不得住定中；乃五六如不安庠求出，即七八亦更无从出之处。弟子目今所以只说得两句话，两句话者，一句是一二必要奋迅而入，一句是五六必要安庠而出。此亦从法师边学得，绝非别有异事也。将暑，伏惟法体珍重。万万！(《答西堂总持法师》)

昨在葑溪浮桥边，忽然有人问某分解委是如何？某遽答以开弓放箭之喻，云前解如弓来体，后解如弓往体。盖弓来体，在初拽开时，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无旁及，而后引之而必至于满也。今一二，正如初拽开时之眼之所注、箭之所直更无旁及也；三四，不过如引之而必至于满也。弓往体，在既放箭后，其所到处，必中要害，而时亦有不得中要害者，则其既满临放之时手法之异也。今七八，正如箭到之必得中要害也；五六，则如既满临发之时之手法也。此喻最是快意，归记于此。（唱经堂东柱上）

承教。律诗八句本是一首，如分解则恐似两首，此语乃大错。今且如人有一口气，若问修禅定人，则必分之曰安那般那。安那般那者，言一出息，一入息也。分之为一出息、一入息者，彼正欲明此一口气之有来处有去处，而欲调之于适中，不欲如牛马之喘声弗然也。〔8〕而翁便谓一口气被人分作两口气，有是理乎？知翁之为诗，喘声弗然矣！〔9〕一笑，不罪。（《答人》）

昨弟偶遇闲人说及律诗分解一事，弟冲口遽以弓之来体往体为喻。既归，而转思转快也，因更奉述。夫弓体则何来往之与有？只为射箭人拽之尽来，所以放之乃疾去也。且人又未知射箭人之只为欲其放之疾去，故特地拽之尽来也。先生试细思此喻，便可直透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与“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之四句二十八字。弟眼中豁达开悟，未见有如先生者，故不觉又津津言之也。外《入蜀记》未如《吴船录》，当觅出呈览。（《与吴稽苍颢》）

辱过奖，弟乃不敢承。弟念唐诗实本不宜分解，今弟乃不获已而又必分之者，只为分得前解，便可仔细看唐人发端；分得后解，便可仔细看唐人脱卸。自来文章家最贵是发端，又最难是脱

卽。若不与分前后二解，直是急切，一时指画不出。故弟亦勉强而故出于斯也。（《答顾掌丸慈旭》）

承问唐律诗之律字。此为法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自唐以前初无此称，特是唐人既欲以诗取士，因而又出新意，创为一体：二起、二承、二转、二合，勒定八句，名曰律诗。如或有人更欲自见其淹赡者，则又许于二起二承之后，未曾转笔之前，排之使开，平添四句，得十二句，名曰排律。此皆自古以来之所未有，而为唐之天子之所于自定夺者也。当时天下非无博大精深之士也，然而一皆颀首其中，兢兢不敢或畔。于是以其为一代煌煌之令甲也，特尊其名曰律。排律，则直用排闥之排字，甚言律诗八句之中间，其法度遁而紧、婉而致，甚非容易之所得排也者。则排之为言，乃用力之字也。此政如明兴之以书义取士也。明祖既欲屈天下博大精深之士，一皆颀首肆力于四子之书矣。既而三年试之，则又自出新意，创为一体：一破、一承、一开、四比。一时天下之士，其说四子之义，纵有至于明若日月，浩若江河者，如苟不用其法度，斯司衡者不得而妄收，求试者亦不得而妄干也。〔10〕于是以其为一代煌煌之令甲也，特尊其名曰制。言义，固四子之义，而制，乃一王之制也。夫唐人之有律诗之云，则犹明人之有制义之云也。必若混言此或音律之律，则凡属声诗，孰无音律，而顾专其称于近体八句也哉？深秋，当过西晚村，为先生详说其事，且便欲奉托。（《答徐翼云学龙》）

昨读尊教，云诗在字前。此只一语，而弟听之，直如海底龙吟，其声乃与元化合并，岂复章句小儿所得模量哉！感激感激！弟因而思苍帝造字，自是后天人工，若诗，乃更生天生地，设使鸿蒙之初，竟复无诗，则是天地或久矣其已歇也。但今诗莫盛于唐，唐诗莫盛于律，世之儒者不察，猥云唐律诗例必五字为句，